

留東外史二集



陳序

人爲動物之一。非至官體滅絕。則求所以遂其性者。自與官體同其久暫。卽與獸性無甚差異。若夫善惡爲後起之義。且有俱進之勢。與性之自然本質。雖極陶鑄能事。其究仍等於厥初。而擾擾者。或謂爲有爲。或謂爲多事。要皆牽率於官體自然之性。不得加以是非。吾嘗臨流而釣。終日不獲一魚。吾殊以爲苦。魚則以爲樂也。苦樂順其性之自然。而不得謂魚是而吾非。亦不得謂魚非而吾是也。自存是非之見。故著書者多落言詮。吾第舉空閒時間。有形無形者。靜觀自得。筆之於書。遂吾官體之性而已矣。固無暇與論是非。更何容爲存懲勸。吾觀世之攤紙弄筆。動以立言自命者。之不可以已也。常以爲昧人物之性。亦幾幾囿於是非之域矣。今讀不肖生所著留東外史。事不必實。情則皆真。其爲借酒杯。澆塊壘。率其伉爽無滯之性。以遂其自然。抑或猶不免於是非之見。吾可不問。第以其書有遂於吾性也。故樂而爲之序。南康陳榮廣白虛序於中華新

劉序

二

不肖生性孤峭於人少所可居多激越之詞韻琴習聞其人或謂其狂惑去年冬客有以其所著留東外史見示者韻琴讀之竟客請曰君於此書何如韻琴太息良久未答客復請曰得毋不滿耶韻琴曰非然也不敢率對當復請於客其人年幾何也客曰廿有四矣韻琴曰吾謂說部之作必文人墨士窮年占畢無力註經無福修史乃藉題抒寫以發其輪囷離奇之概非有類於古之稗官宗所職守者也故其言恆虛無荒遠間有寄託亦莫徵其所歸旨足供人玩笑而已近年來歐風漸東爲說部新陳過渡時代作者益衆莫不象由心造牛鬼蛇神連篇累幅紀風紀事蓋無與焉備新聞雜誌一格而已不肖生奈何於此時著留東外史哉吾初謂其人已老或慮幽憤所積長逝鬱鬱劫而爲此故以其年爲請僅廿有四耶且吾聞之惟善人能受盡言生茲末世而好言人過況惟短是求集非成帙其自爲謀不亦諄乎謂之狂惑宜也雖然其文足傳矣

丙辰五月興化劉韻琴撰

張序

昔者吾聞之。倮蟲三百六十屬。而人爲之長。吾覩然面目以人稱焉。則凡與我同其耳目口鼻知覺運動者。宜無不以人稱者哉。雖然。吾則以人稱矣。而日與周旋應對者。又無一而非以人稱者也。則人之所以爲人。其充塞於現世界之中。熙熙攘攘。栖栖惺惺。誠無以異於蟲之蠕蠕蠢動也。我於是乃作奇想。以爲人之多也。乃如是。則彼三百五十九屬之倮蟲爲何物者。徵諸古而不得其名。證諸今而不見其像。則姑以羽蟲毛蟲之例推之。則禽之中有鳳而亦有梟。獸之中有麟而亦有獍。是則覩然面目之中。有人也者。必有非人也者。尤必有似人而非人也者。特其變化無方。窮於擬議。不能一一加以名稱。而於是三百五十九屬之倮蟲。乃不能一一有專門名詞。俾接觸焉而立。卽可以別白。而於是三百五十九屬之倮蟲。乃混於人中。而世界從此多事矣。今世界已甚苦號稱爲人者之多。而三百五十九屬無名之倮蟲。又從而混之。而人之所以類別於所屬之倮蟲者。乃微乎其微矣。嗚呼噫嘻。於今世界中而爲人焉。甚矣其難也。於今世界中而爲無名之倮蟲。亦甚矣其無謂也。名爲人。而與所屬之無名之倮蟲混。不

亦難乎。與人混。乃至不若梟鳥破鏡。猶得以專一之名稱。遺臭萬年而不可止。不亦甚無謂乎。然而人也者。則已生而與無名之僕蟲混。則無可如何也。然而無名之僕蟲也者。則正自恃其無名。而無所不爲焉。而世界乃愈多事矣。而況乎號稱爲人者之中。而又有賢不肖之分。而無不與無名之僕蟲混者。宜乎今世界乃若蜩蟬沸羹而不可甯靜矣。不肖生者。號稱爲人者之中。之不肖分子也。其爲人。非吾之所能詳。特其人以不肖名焉。則其不肖可揣測而得也。然其人猶肯以不肖自名焉。則尙有自知之明。則其不肖之程度。則猶未造乎其極也。故吾雖不能詳知不肖生之爲人。然而不肖生之爲人中之不肖分子。則可斷言之矣。今世界之人。其不至於不肖者乃無幾何。不肖生以其不肖。而與大多數不肖者。相周旋應對。餽糟噉醢。同流合污。在不肖生宜無人而不自得矣。而奈何而有留東外史之作也。吾甚怪之。意者小人恥獨爲小人。故以其躬行心得者。借小說以引誘世界上之人。以同歸於不肖之一塗乎。吾嘗以詢之。不肖生笑而不答。吾乃不得不就其所作之留東外史。以研究不肖生所以爲此小說之旨趣。而後乃知不肖生者雖甚不肖。而猶不失其爲人。而所寫之諸人之不肖事跡。乃非人類

之所應有。其或者無名之倮蟲之所爲乎。而後乃恍然於無名之倮蟲。其中大有羽蟲中之梟毛蟲中之獍在也。嗚呼噫嘻。留東者何事也。非所謂海外壯游者耶。留東者何人也。非所謂優秀分子耶。以優秀分子而事壯游。而惟以飲食男女爲事。則宜乎不肖生之不堪注目。而不免有後言矣。夫不肖生則亦聲色貨利中人也。飲食男女之事。特聲色貨利中之一部分而已。不肖生又何敢有後言者。無如不肖生以不肖著稱。自命爲聲色貨利中人。而惟以飲食男女爲事。則猶爲表裏如一。若彼留東諸公。則皆自命爲新中國未來之主人翁者。而亦惟知有飲食男女之事。乃至聲色貨利而猶未及完全知覺。則其連流若亡爲可恥。其見小識隘爲可憐也。嗚呼噫嘻。外人之在吾中國也。雖賁販之儔。亦留心吾國之風土人情。山川道理。不謂中國之優秀分子之在外國者。所行所爲。乃不出於飲食男女之外也。國恃人而存。中國之號稱爲人者。乃若此。中國不亡。亦太違反於人情天理矣。放目四觀。獸蹄鳥跡交錯於中國。顧安所得人而與之語也。哀哉。長沙張冥飛。

留東外史目錄

- | | | |
|------|----------|----------|
| 第一章 | 說源流不肖生曉舌 | 勾蕩婦無賴子銷魂 |
| 第二章 | 逢舊友浪子說嫖經 | 轉新居度婆敲竹槓 |
| 第三章 | 騙中騙度婆失計 | 訛傳訛學生跳樓 |
| 第四章 | 打醋罐倭奴上當 | 寫情札勝子成功 |
| 第五章 | 肆醜詆妙舌生花 | 携重資貪狼過海 |
| 第六章 | 多情種撥雨撩雲 | 老骨朵退財嘔氣 |
| 第七章 | 兩首新詩禍生不測 | 一場快論功敗垂成 |
| 第八章 | 野鴛鴦無端受辱 | 大馬鹿到處揮金 |
| 第九章 | 莽巡查欺人逢辣子 | 小淫賣無意遇瘟生 |
| 第十章 | 用筆談虛心驚竹槓 | 施手段借事作人情 |
| 第十一章 | 弄糊獮飯田町潑醋 | 捉麻雀警察署談嫖 |
| 第十二章 | 失良緣傷心丁便毒 | 發豪興買醉舞天魔 |

目 錄

- 第十三章 伏魔家風情驚老搗 銷金帳露水結同心
第十四章 出大言軍人遭斥責 遊淺草嫖客發奇談
第十五章 碎石飛刀呈絕技 差神役鬼調佳人
第十六章 開賭場奸謀傳弟子 遭毒打援手望同鄉
第十七章 握雨携雲都驚變卦 尋根覓蒂祇怪多情
第十八章 乘人之危張全捉鼉 執迷不悟羅福抱橋
第十九章 擲果潘安登場逞艷 驚筵焦遂使酒揮毫
第二十章 新橋彈秘書官破膽 神田火羅獸子穿衣

留東外史

不肖生著
跛子批點

第一章 說源流不肖生曉舌

勾蕩婦無賴子銷魂

民國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午後三時。塵霧半天。陰霾一室。此時此景。就是不肖生兀坐東京旅館。起草留東外史的紀念。這留東外史是部什麼書。書中所說何事。不肖生著了這書有何好處。說來話長。諸君不必性急。待不肖生慢慢講來。原來我國的人。現在日本的。雖有一萬多。然除了公使館各職員。及各省經理員外。大約可分爲四種。第一種是公費或自費在這裏實心求學的。第二種是將着資本在這裏經商的。第三種是使着國家公費在這裏也不經商。也不求學。專一講嫖。讀食譜的。第四種是二次革命失敗。亡命來的。第一種與第二種。每日有一定的功課。職業不能自由行動。第三種既安心虛費着國家公款。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就不因不由的有種種風流趣話。演了出來。第四種亡命客就更有趣了。諸君須知此次的亡命客與前清的亡命客大有分別。前清的亡命客多是窮苦萬狀。仗着熱心毅力。拚的頸血頭臚。以糾合同志。喚起國民。今日的亡命客則反其事了。凡來在這裏的多半有捲來的款項。人數較前清時又多了幾倍。人數既多。就賢愚難出。每日裏帶衣足食。而初次來日本的不解日語。又強欲出頭領略各種新鮮滋味。或分賊起訴。或吃醋。揮拳醜事。層見報端。惡聲時來耳裏。此

第一章 說源流不肖生曉舌 勾薄婦無賴子銷魂

三

雖由於少數害羣之馬而爲首領的有督率之責亦在咎不容辭不肖生自明治四十年即來此地自願於四種之中都安插不下既非亡命又不經商用着祖先遺物說不讀書也曾進學堂也曾畢過業說是實心求學一月到有二十五日在花天酒地中近年來祖遺將罄遊興亦闌已漸漸有倦鳥思還故林之意祇是非鴉非鳳的在日本住了幾年歸得家去一點兒成績都沒有怎生對得住故鄉父老呢想了幾日就想出著這部書作敷衍塞責的法子來第一種第二種與不肖生無筆墨緣不敢惹他第三種第四種沒奈何要借重他作登場傀儡遠事多不記憶不敢亂寫從民國元起至不肖生離東京之日止古人重隱惡而揚善此書却翻善而崇惡人有罵我者則不肖生三字生固是我的美名死亦是我的佳諺由他罵罷倘看此書的不以人廢言則不肖生就有三層諱願一願後來的莫學書中的人爲書中人分過二願書中人莫再做書中事爲後來人作榜樣三若後來的竟學了書中人書中人復做了書中事就祇願再有不肖生者寧犧牲個人道德續著留東外史以與惡德黨宣戰諸君勉之且看此書開幕話說湖南湘潭縣有個姓周名撰字卜先的書生四歲失了怙恃依着叔父度日他叔父原做本行生意稍有積聚中年無子遂將周撰作自己的兒子教養十六歲上替他娶了一房妻室這周撰雖是在三家村裏長大却出落得身長玉立顧盼多姿笑貌既逾狐媚性情更比狼貪從村塾先生念了幾年書文理也還清順乙巳年湖南學校大興周撰就考入了陸軍小學當時清廷注重陸軍周撰實欲借此作終南捷徑奈他賦體不甚壯實每到了操場上作起跑步來就禁不住嬌音喘喘香汗淫淫住了半年覺得不堪其苦那年湖南寄送學生出洋周撰就想謀一官費然苦無門徑恰好他同學楊某也因想得官費求同縣大僚某修了

封書向湖北制台關說。那大僚作書的時候。原囑楊某親到湖北呈遞。不料楊某的母親病了。不能前往。周撰知道此事。遂乘機說。言適有要事。須往湖北。楊某不知是計。就託信與他帶去。周撰得了信。到私處拆開看了。就弄神通添了自己名字進去。逕往湖北投信之後。果然效力發生。得了一名留東官費。在日本混了幾年。中國革命事起。留學生什九回國。周撰也跟了回去。在岳州鎮守府充了一名副官。那時岳州南正街茶巷子內。有一個同昇客棧。這客棧的主人姓翁。原籍浙江。夫婦二人帶着親生女定兒。不知因何事到岳州。開此客棧。已有八九年光景。那定兒年紀雖在二十以外。然尚沒有婆家。頗有幾分姿色。遠近有大喬的名目。（岳州有小喬墓故名）一日。周撰到棧內會朋友。無意中與定兒見了一面。兩下裏都暗自吃驚。周撰打聽得是棧主女兒。沒有婆家。想必可以利動。遂每日借着會朋友。與棧主通了幾次懇懇。那革命的時候。在軍界的人。誰人不怕誰人。不想巴結。可見亂世軍人之概。況周撰容貌儀秀美。舉動闊綽。又是東洋留學生。棧主豈有不極力拉攏之理。往來既熟。就時時與定兒眉眼傳情。真是事有湊巧。一日。周撰到了棧內。恰好棧主夫婦均不在家。祇有定兒一人坐在窗下。周撰心中喜不自勝。忙跨進房去。定兒見是周撰。止不住紅呈雙頰。心中冲冲的跳動。慢慢立起身來。說了聲請坐。就低着頭一聲不響。此時正是十一月天氣。周撰看定兒穿了件竹青撒花湖縐羔皮襖。罩了件天青素緞坎肩。繫條桃灰摹本褲。着了雙纖條白緞地青花鞋。高高的挽了髮結。淡淡的施了胭脂。周撰見了這種嬌羞模樣。心癢難撓。也不肯就坐。凝着臉兒。挨了攏去。扯着定兒的手。溫存說道。定姑娘。發慈悲。救我一命罷。定兒將手輕輕的摔了一下。道。周先生。你待怎麼。快放尊重些。外面有人聽見。成什麼樣兒。周撰乘他一摔脫出手來。抱過定兒之頸。乘

第一章 說源流不肖生曉舌 勾蕩婦無賴子銷魂

四

勢接了個吻道。我方才從外面來。一個人都沒有。定姑娘依了我罷。定兒道。先生家自有妻室。何必枉壞了人家身子。快離開些。我爹娘就要回了。說着。想推開周撰。周撰到了此時。那裏肯放他走。連忙辨道。我家中雖有妻室。然我叔父無子。已將我承祧。本說還要替我娶房妻小。並且我家中妻子。現已害着癆病。想已不能長久。將來接了你回去。定將你作結髮妻看待。如說了半句欺心話。敢發個誓。說時。真個接着發了個瞞天大誓。定兒聽了。想了一想。也就心允意允了。事情才畢。翁老兒夫婦恰走了回來。見了二人情景。知道自己女兒又被人家欺負了。周撰懷着鬼胎。不便久坐。辭了出來。說不盡心中快活。翁老婆子見周撰去了。喚過定兒問道。方才周先生說了些甚麼。定兒將周撰的話。一五一十的說了。翁老婆子聽了。道。少年人的話。祇怕不住。你如信得他。過須要他趕緊請兩個岳州正經紳士作媒。光明正大的娶了過去才好。這偷偷摸摸的。終不成個結局。定兒答應了。次日周撰到了棧內。定兒就悄悄的和他說了。周撰忙點頭道好。歸到鎮守府內。與同事的商量。同事中也有說好的。也有說定兒是岳州有名的養漢精。不宜娶他的。周撰胸有成竹。也不管人家議論。即着人請了岳州的一位拔貢老爺黎月生。一位茂才公周寶卿來。將事情對他二人說了。求二人作伐。這二人最喜成人之美。欣然應允。翁家夫婦。見有這樣兩個月老。知道事非兒戲。祇一說。即登時妥貼。也照例的納采問名。擇吉十二月初十日迎娶。周撰就在城內佃了一所房子。初三日就搬入新房子住了。也置辦了點零星木器。使用了幾個下人。將房子收拾得內外一新。居然成了個娶親的模樣。轉瞬到了初十。周撰同事的來道賀的也不少。倒很費了幾桌酒席。打發他們。定兒自過門之後。真是一對新人。兩般舊物。男貧女愛。歡樂難名。周撰自初十日起。祇每日裏名花

獨賞那有心情去鎮守府理事。如此過了十來日。這風聲傳到鎮守使耳裏去了。起初還作不知。後來見他全不進府。祇得將他的缺開了。索性成全了他。兩人的歡愛。周撰得了這個消息。不覺慌急起來。忙託了同事的柳夢菰。與鎮守使關說。這柳夢菰平日很得鎮守使的歡心。這事他又曾贊成。周撰以爲一說必有效驗。第二日。柳夢菰走了來。說道。這鎮守府衙門。不久就要取消。鎮守使不出月底。便當上省。你這缺就復了。也不過多得十幾日薪水。周撰聽了無法。祇索混休。於是又過了十多日。鎮守府果然取消了。同事的上省。歸家的家歸。祇贖他一人在岳州過了年。所發下的薪水。祇用了兩個月。已看看告罄。天氣又漸漸暖了。起來。他去年歸國的時候。已是十月。故沒有做得秋季衣服。此時見人家都換了夾衣。自己還拖着棉袍。雖不怕熱。也有些怕醜。又籌不出款來置辦。祇得與定兒商量。要定兒設法定兒想了一計。要周撰將棉袍的絮去了。改做了一件夾衫。周撰依了定兒的計。又過了半月。終覺手中拮据。想不出個長久的計畫。一日。那柳夢菰因公事到了岳州。知道周撰尙貪戀着定兒。就走到周撰家內。祇見周撰披着雙鞋。衣冠不整的迎了出來。看他容顏。已是眼眶陷落。黃瘦不堪。那裏還有從前那般丰采。彼此寒暄了幾句。周撰卽敘述近來窘迫的情形。求柳夢菰代他設法。柳夢菰笑道。祇要你肯離開岳州。法是不難設的。現正咨送學生出洋。老留學生尤易爲力。你從前本是官費。祇求前鎮守使替你說聲就得了。仍往日本去留學。豈不好嗎。周撰也心想。再不趁此脫身。把甚麼支持得來。等柳夢菰去後。卽入內與定兒說知。檢了幾件衣服。當了。作上省的船費。定兒雖是難分難捨。然知道周撰手頭空虛。斷不能長久住下。沒奈何。祇得割捨。次日。周撰果然上省。那時謀公費的甚是容易。所以周撰不上幾日。就辦妥了。領了路費。

執照。仍回到岳州。定兒接了。自是歡喜萬分。二人朝歡暮樂。又過了半月。周撰遂和定兒計議。退了房子。將定兒寄養在同昇棧內。與翁家夫婦約定一二年後回來搬取。翁家夫婦雖不願意。也沒得話說。這日周撰寫了船票。與定兒別了。就向東京進發。船上遇了幾個新送的留學生。他們知道周撰是老居日本的。就說起有許多事要倚仗他的意思。周撰是個極隨和的人。最知情識察。即一口承應。到東一切交涉。都在周某身上。那些初出門的人。有了這樣的一個識途老馬。那得不諸事倚賴。不幾日到了上海。落了棧房。周撰即出去打聽到橫濱的船隻。恰好當日開了。祇得大家等候。第二日。周撰即買了副麻雀牌。逗着他們消遣。他們問道。我們在此又不能久住。專買副麻雀牌。門不到幾日。豈不可惜。難道到日本還可門嗎。周撰笑道。有何不可。我不是特買了帶到日本去。買來做甚麼。若專在上海。門租一副。豈不便宜多着。他們又問道。聽說日本法律。禁賭很嚴。倘被警察查出了。待怎麼。周撰道。放心。決不會查出來的。日本禁賭。雖然須拿着了賽賭的財物。與骰子作證據。方能議罰。我們若先交了錢。派作籌碼。如警察來了。祇急將骰子藏過。作不知。有警察來了。似的。門牌如故。警察拿不着證據。必悄悄的去了。萬一骰子收藏不及。被警察拿着了。也不要緊。我們祇粧作全不懂。日本話的來的。警察問不出頭腦。必將我們帶到警察署去。我們到了警察署。切不可寫出真姓名來。他就登報。也不過寫支那人如此這般的罷了。他既葫蘆提的寫支那人。則現在日本上萬的中國人。誰知道就是你我。中國人私德之不修。是為此等謬論所誤。那新留學生聽了。都很佩服周撰的見識。不差。幾個人在上海盤桓了幾日。買了春日丸的船票。到東京來。不日抵了橫濱。周撰帶着新來的上岸。坐火車到新橋。喚了幾乘東洋車坐了。兼拖着行李。逕投早稻田風光館來。這風光館係中

國人住的老旅館。周撰揀了樓上一間八疊席子的房間住了。（日本房間大小以房中所鋪席子多少計算。每席長五尺寬二尺五寸）新來的各人都定了房子。不知後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寫。

第二章 逢舊友浪子說嫖經 轉新居虔婆敲竹槓

話說周撰到東京。會了幾天朋友。一日到了他同鄉鄭紹畋處。這鄭紹畋從乙巳年卽到了日本。他父親曾在張伯照家教書。所以得了一名前清的官費。初來的時候。進了成城學校。嗣後以該校功課不合意。遂退了學出來。至今尙沒有一定的學校。與周撰是幾年前的老友。今日見他來了。不勝歡喜。閒談了幾句。周撰卽問道。別來遇合如何。有滿意的沒有。鄭紹畋笑道。說什麼滿意的。祇求可以將就下去的也沒有。倒是你這周郎有福。居然被你把姨姊都弄上了。周撰笑道。那不過哄着他們頑頑罷了。我那裏有什麼真心要娶他。鄭紹畋點頭道。這些事原是頑意兒。認不得真的。周撰復問道。夏蕙蕙現在搬往那兒去了。他近來怎麼樣。鄭紹畋拍手笑道。你不問。我倒忘記了。他於今注重國貨。已不買東洋貨了。住的地方。隔這裏不遠。就在光明館。周撰道。光明館不是在三崎町嗎。鄭紹畋道是。周撰道。什麼國貨是那箇。還好嗎。鄭紹畋道。豈但好。風騷極了。這個人說起來。大約你也應該曉得。就是金某的夫人。姓黃的。於今金某回國去了。祇賸了這位夫人在此。不知怎麼就與夏瞎子勾搭上了。周撰詫異道。他就是他嗎。便宜那夏瞎子了。不知那黃夫人在那兒住。鄭紹畋笑道。你也想染指嗎。那就頗不容易呢。他與夏瞎子同住。周撰也笑道。不過問問罷了。這樣的便是染指。想也沒有什麼味。鄭紹畋道。近處却有個好雌兒。不知你手段如何。倘弄上了。倒是段好姻緣。周撰忙問道。是不是國貨。鄭紹畋搖頭道。是日貨。難道你也排

日貨嗎。周撰笑了一笑。鄭紹收接着說道。年紀才十六七歲。雖是小戶人家女兒。却有八分風致。祇可惜是件非賣品。周撰問道。見面不難麼。鄭紹收道。會面倒不難。祇不能說話罷了。周撰道。祇要能見面。事情就有五六分好辦。日本女子。有種特性。祇怕不能時常看見。見得時常看見的。祇要自己。不十分醜陋。就沒有弄不到手的。此留學生於東洋也。除了他丈夫朝夕守着。你方才說的那女兒。既不是大家子。年紀才十六七。可知沒有丈夫。這就狠容易。你祇說他姓甚麼。叫什麼名字。怎的才能見面。鄭紹收道。你不要冷口太早了。我到了日本這許多年。倒不知道日本女子有種什麼特性。你的面孔雖生得好。我不信日本就沒有不喜歡你的女子。周撰搖頭道。不是這般說法。對於日本女子。不能全仗面孔。日本女子的特性。就是不肯太給人下不去。祇要知道他這種特性。格就沒有不好吊的女子了。古語說得好。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即如江佐廷去年住在四谷的時候。隔壁住了個陸軍少佐。那少佐的夫人。着實有幾分姿色。江佐廷見了。就去吊膀子。那少佐夫人起初那裏肯理他呢。禁不得江佐廷誠心誠意的調了兩個多月的眼色。尙兀自不懈。弄得那夫人實在過意不去。祇得畧假以詞色。江佐廷就乘着少佐不在家的時候。趁着那夫人說了許多仰慕顏色的話。並說道。倘夫人竟不應允。我這單思病就害死了。也沒處喊冤。祇是夫人怎忍心平白的將我一個書生害死哩。那夫人聽了。也無可奈何。祇得說道。你既這般愛我。教我也不忍十分辜負你。但我有丈夫的人。萬一敗露。兩下均不得了。今日趁着他到橫濱去了。以後萬不可再來。周撰說到此處。望着鄭紹收道。你說江佐廷那種面孔。還算好嗎。一個有夫之婦。也居然被他睡了一次。你且快說那女子的姓名住址來。見了面。我自有辦法。鄭紹收道。既是這樣。我就看你的手段。那女子姓櫻井。名松子。

就住在這裏猿樂町七番地。他每天到渡邊女學校上課。必走這門前經過。我已打聽清楚。家中並無別人。祇有個娘。搬到這裏還不上三個月。周撰道。你知道是親娘不是。如果是養娘。就容易了。鄭紹敏道。那却不知道。周撰道。他每天什麼時候上課。什麼時候下課。鄭紹敏道。他上課有一定的時間。每日午前八時下課。或早或晚不定。周撰道。既然如此。我明日午前七時。且到你這裏來。看你的眼力如何。鄭紹敏答應了。周撰即別了出來。到天賞堂買了副十八開金的眼鏡。回到風光館內。將一身嶄新的春服。並外套檢了出來。重新折好了。叫下女來囑咐道。明日的早飯。須五點半鐘開來。今晚可將我的黃皮靴磨刷乾淨。我明早六點鐘就要出外。下女應着知道去了。周撰這晚胡亂睡了一覺。驚醒起來。看錶已是四點半鐘。不敢再睡。就在被內揣想了一會。剛打五點鐘。就扒了起來。洗臉刷牙已畢。對鏡將西洋頭着意的梳理。施好了美顏水。揀了一條流行高領。衣服穿着才完。卽一片聲催着拿飯來。草草用了早膳。穿了外套。戴了帽子。架了眼鏡。下得樓來。忽想起忘記了件東西。仍上樓。尋了條白絲汗巾。噴了許多花露水。仍下樓。穿了靴子。提了手杖。匆匆的出門。叫了乘東洋車。坐到江戶川停留場。換電車到了鄭紹敏家。鄭紹敏還睡着沒有起來。周撰也不待通報。逕走到他房內。將他推醒。鄭紹敏睜眼模糊的。見是周撰。驚道。你怎的這般早。周撰笑道。與美人期。何敢后也。你快些起來。現在已是將近七點鐘。恐怕就要過去了。鄭紹敏坐了起來。一邊穿衣。一邊說道。還早。我每日七點半鐘起床。下去洗臉的時候。恰好見他走過。現在還不到七點鐘。那裏就會來。周撰笑道。寧肯我等他的好。若遲了他。已過去。豈不是白費了一天工夫。留學生的工夫如此費法可歎說時。鄭紹敏已穿好了衣。收了鋪蓋。洗了臉。上來。與周撰閒話。周撰取了錶出來看。已到七點十分鐘了。就將錶